

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謚之外弟也季授城陽縣曹
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真爲豫章內史迷於
其書而施行焉按顏之推嘗曰北人名字不分今
齊書往往如此然未有舉其字之一字者當時著
必爾東樹按前疏引史記孔子世
魚伯魚生汲汲字子思子思
白是冲鄭冲者晉書傳云冲與孫
義荀顗何

援鶴堂筆記三

清代学术笔记从刊

17

徐德明 吳平 主編

學苑出版社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清代学术笔记丛刊
17

學苑出版社

梁玉绳 撰

敝

记

七卷

梁玉绳（？），字曜北，梁同书嗣子，自号清白士，浙江钱塘人。乾隆增贡生。家世贵显，年未四十，即弃举子业，专心撰著。长于考订。有《史记志疑》，以二十年之力成书，钱大昕称为司马迁功臣。又著《人表考》、《元号略》、《吕子校补》、《誌铭广例》、《蜕稿》等。

《警记》七卷，卷一、二杂考经文注疏，卷三、四杂考诸史，卷五杂考诸子，时有创见；卷六杂谈诗文，卷七为杂事，皆为读书有所作之文。如卷一帝乙归妹，《易》凡两见，注疏不说帝乙是商何王，作者据《左传》哀九年，认为帝乙者，微子之父；归妹者，帝乙之妹。卷二孔子既得合葬于防，《史记》叙孔子母死在年十七以前，作者考《皇王大纪》颜氏卒，则孔子年二十三；《历聘纪年》二十四。卷三《吴志》孙皓封后父滕牧为高密侯，注云：「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虞翻传》引《会稽典录》「丁览子固，字子贱，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两人不应互相避名。疑滕因封高密改名，丁乃避滕改也。卷四《晋书·王衍传》「石勒使人夜排墙填杀之」，案《水经·渠水注》引《晋阳秋》言王衍死于射也。卷五杂考《管子》、《老子》、《孙武兵法》、《文子》、《荀子》、《韩非子》、《墨子》、《庄子》、《子华子》、《尉繚子》、《吕氏春秋》等。卷六《杜诗千家注》，考得朱熹云：「闽中郑昂伪为之。」卷七杂考小年夜、《简地志》即《括地志》（避唐德宗讳）、营造犯土之说及清代史料。均可参考。惜卷一论大司马之属戎右、齐右、道右、大馭、戎仆、齐仆、道仆、田仆、馭夫九官无府、史、胥、徒，疑《周礼》此处脱文，误。卷七疑《说文》中有误字一条，亦失考。故清蔡云撰《读警记校补》，以校正其误。

有嘉庆五年（1800）刊《清白士集》本，《食旧堂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此次影印用《清白士集》本。

《庭立记闻》四卷，此为梁氏自记以补《警记》者，嫁名其四子所分辑。为其校群书的批语、跋文，卒后由其子汇辑而成。卷一论《宋史》最为繁芜，有志改作者甚多，然除柯维骐《宋史新编》外，均未成功，改作者有儒林闻所未闻者。卷二因论毕沅《续通鉴》，涉及严衍《通鉴补》，以为严氏所补皆温公所弃，不足取。后引起学界争议，钱大昕撰传，推崇备至。卷三记《洗冤录》，不知何人所作，今本不题姓名。曰钱大昕曾见宋本，题宋慈编。卷四考《庄子·齐物论》「啁且甘带」，考「啁」当为「蜈蚣」。均成一家之说。失误之处，在所难免，清蔡云撰《补校庭立记闻》。

有《清白士集》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此次影印用《清白士集》本。

清白士集卷十八

梁玉繩

警記一經

王德柔云遇見警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余三時學暇每有所得輒語筆以備遺忘短書瑣語積久遂多刪存爲警記七卷或免謂於心聲庶不全乎耳食非敢傳之好事祇可自怡他日卽以供覆瓿所弗計也戊午三月穀雨後二日

卷一 經九十四條

卷二 經一百條

檀弓剩義條十八

說文傳經附證條十五

卷三 史百八十八條

卷四 史一百七條

卷五 子八十五條

列女傳補勘二百十條

清白士集

卷十八 警記一

卷六 詩文八十四條

卷七 雜事九十六條

日本碎語條十六

孔仲達易正義序業資九聖時歷三古依繫辭犧農黃帝堯舜爲五加文王周公孔子爲八其一似宜屬禹或據魏淳于俊說數燧皇爲九然高貴鄉公已折其妄見魏志或謂夏有連山殷有歸藏指羲農黃帝堯舜夏殷文王孔子爲九不數周公者父以統子漢藝文志云人更三聖是已但正義論以連山歸藏爲神農黃帝之易不取夏殷則夏殷又不在仲達所稱九聖中矣隋書經籍志曰易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別有三十篇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志禹敘九疇自當數禹

歐陽公傳易圖序因禮記經解引易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今

所無遂疑易非完書案經解漢儒所集非真孔子之言而凡書引易爲今周易所無者顏師古云易家之別記豈得遽斷其非完書王觀國學林亦云古之以易名家者各有訓說而爲之傳記宗其學者皆以易曰稱之大戴禮記禮察篇引易與經解全而保傳篇及漢書東方朔傳說苑建本篇皆有此二語所引上句與經解異列女傳召南申女篇所引與大戴保傳漢書說苑全而又謂之傳則非易明矣竹垞朱氏經義考載家語風俗通說苑鹽鐵論新語說文等書引易竝以爲逸經恐非也文子差此堯舜於微子文辭義異全而歐陽公之疑實有自來經解孔疏曰此易繫辭文乃仲達偶錯記爾則當疑正義不當疑易此語史記太史公自序亦有之裴駟謂出易緯孫奕示兒編謂王充論衡注云出易緯之文范正敏遜齋閒覽全雲

莊禮記集說仍之蓋見易通卦驗

乾卦疏以漢高祖生秦世隱泗水爲亭長是潛龍勿用之象釋全聲相應一節云周時獲麟爲漢高之應東漢尚讖緯故何休注公羊據緯解經甚至以夫子之春秋因欲授漢高預作彼是漢人或藉以求道通仲達何爲乎書孔序疏曰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其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僞起哀平易正義論曰緯文鄙僞不可全信仲達闢緯見此兩條其餘多附合康成據緯爲解亦言緯是孔子所作非惟自相乖異抑亦誣其祖矣史稱穎達正義雖詳博其中不能無謬冗學士馬嘉運駁正其失當世服其精惜不傳

帝乙歸妹易凡兩見注疏不說帝乙是商何王據左傳哀九年晉筮伐宋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則帝乙者微子

之父歸妹者帝乙之妹無可疑也故李氏集解引虞翻云紂父自乾鑿度以易之帝乙為成湯康成引以注檀弓白虎通姓名章亦全困學紀聞言子夏傳謂湯歸妹京房載湯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貴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事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荀爽對策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張說鄧國公主銘帝唐降女天乙歸妹夫湯名天乙不名帝乙紂父帝乙見於尚書左傳史記何此獨別解商以生日名子故王之名乙者有五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帝乙而湯之先報乙不與焉名殊人異安得移天乙作帝乙耶檀弓疏以帝乙即祖乙亦非

坤之六五程子以為羿莽媯武非常之變困學紀聞一引案媯非婦人亦非天子表及奈何儕於羿莽武墨唐臣之諛僞周者每以

清由士集卷十八 晉記 女媧為此故仍其說耳

頤卦疏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此晉傳休奕口銘患作禍

困學紀聞引疏患又作病二語亦互易

大畜積豕之牙鄭讀牙為互甚是互字俗作牙故譌周禮牛人注互若今屠家縣肉格爾雅釋獸豕子豬猶積則積是豕名卦象言柔能制剛猶積豕之懸於互也

震卦億喪貝王注億辭也釋文引鄭云十萬口億鄭義為長億喪貝乃倒文與莊子在宥篇萬有餘喪全一句法五爻億無喪有事亦然

中孚豚魚注魚者蟲之隱者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隱蟲二字

頗新吳草廬謂豚魚是江豚將風則出舟人稱為風信故中孚取象焉似勝王注

同人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張邯解云莽皇帝名升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見漢書王莽傳如此說經可發一噱

宋韓元吉作繫辭解朱太史經義考云已佚案南潤甲乙彙繫辭解序淳熙戊戌五年年六十一始作此解閱再歲而僅成

十年正月因序而藏于家自謂得聖人之意蓋无咎為尹和靖門人與朱子友善呂東萊其壻也問學有自來矣

南潤云學者欲探聖人之道當自易始欲明聖人之意當自繫辭始歐陽公謂文言非孔子全篇繫辭非孔子作皆漢時講

師之說二公之言不如此吾從南潤

繫辭方以類聚疏曰春秋云教子以義方注方道也春秋下似脫傳字而隱三年傳是教之以義方杜亦無注不知孔疏何

以云然蓋以道訓方乃鄭氏樂記鄉方注仲達誤引之以為

清由士集卷十八 晉記 四

教子者節引傳文耳但恒卦立不易方疏云方猶道也已先言之矣

韓伯繫辭注洗心曰齊防患曰戒二字詮釋最明

雜卦晉書也明夷誅也虞翻云誅傷也王注本義全孫履齋示

兒編云明出地上為晝明入地中為昧當作明夷昧也此亦

一解

顧氏日知錄疑易林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之焦延壽者案後

漢書孔傳傳崔駰以家林筮之注云崔駰所作易林也又方

術傳許曼祖父峻字季山所著易林至今行于世是作易林

者不止焦氏矣妹壻許周生孝廉云名慶宗東觀漢記永平

五年京師小雨上御雲臺召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

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今二語載易林中是今所傳易林

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今二語載易林中是今所傳易林

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今二語載易林中是今所傳易林

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今二語載易林中是今所傳易林

乃周易卦林獻王在永平時已用為占則亦非東漢人所為
或後來有所屢入耳又月令疏引易林云震主庚子午巽主
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己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
此又今本易林所無

孔安國書序書傳皆後人偽作其真者不可見蓋久逸矣

得古文祇讀而寫之未當為傳似未確但泰誓疏謂晉李長林尚書集注每引

安國說宋裴駙史記集解於五帝紀引孔安國注云穉胃

聲相近於夏紀引孔墳墟注云墟疏也今孔傳無此文論語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何晏引孔注與今書傳迥異豈諸人並

見真孔傳歟

何晏引孔論語注亦與尚書無涉何晏引孔論語注亦與尚書無涉

納之為言內也則當云水內曰納而孔傳於禹貢五子之歌俱

解納為水北蓋水北曰納出小爾雅然北字不如內字為明

確堯典蔡傳云爾雅水北曰納爾雅上脫小字閻百詩謂蔡

誤記孔傳為爾雅非也水內之解詳詩篇公劉箋疏

禹貢敘梁州貢道曰西傾因桓是來孔蔡二傳以西傾為山名

攷桓水有二酈元所謂岷山西傾俱有桓水也孔疏據漢志

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而西傾在隴西臨洮則初發

西傾不得有桓水蔡傳據水經西傾之山桓水出焉

此是酈注非經也一水一山皆隸雍州與梁之桓水無涉後讀閻百詩尚書

疏證云西傾因桓是來朱子亦從康成書注曲為之說宋葉

氏曰雍言織皮毘崙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即

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四獸織

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然葉猶存傾字余謂直

戎字之譌最為了當

蔡仲默於禹貢三江引唐仲初吳都賦注本之水經注廿八卷

乃庚仲初也仲初名闡作揚都賦見晉書文苑傳世說文學

下篇唐當作庚吳都當作揚都此蓋傳刻譌舛未必蔡氏之

誤而注仲初之賦者是南齊庚杲之見水經濡水注胡朏明

禹貢雖指以仲初為杲之則真誤矣

經史中洛字作雒陸德明顏師古俱據魚豢魏略謂漢火行忌

水故洛去水而加佳博物志謂魏復變雒陽為洛陽則雒字

東漢所改後遂相仍不盡易也但明史禮志五天啟元年從

禮部奏凡水旁加各字者俱改為雒則今所傳書籍在明光

宗以後刻本又必改洛為雒矣金壇段玉裁明府云

州之雒從佳雍州之洛从水本是兩字後人溺而一之耳

夏書甘誓啟與有扈戰之事也而莊子人閒世呂覽召類說苑

政理以伐扈屬禹故墨子明鬼以為禹誓蔡中郎集銘論又

云殷湯有甘誓之勒何說之多岐也

書序有疑至篇孔疏云臣名案禮文王世子引古記虞夏商周

設四輔有疑丞伏生大傳天子四鄰前曰疑有問無以對責

之疑則疑當是官至其名也

湯征一篇今存史記殷本紀中未嘗亡也不知尚書何以脫去

唐白居易作湯征補亡

見長慶集宋令狐挺作補湯征

見單仲游太甲上篇疏謂孫武兵書呂氏春秋皆有伊尹名案呂不韋書

但有伊尹並無伊摯

商中宗太戊在位七十五年三代以來天子享國未有如是

長者其後唯春秋時杞桓公姑容在位七十年外此無之

高宗彤日祖已曰非天民民中絕命民謂高宗蓋對天而言天子亦民也酒誥曰惟民自速辜民謂商紂蓋紂為獨夫故以民目之也

微子篇我舊云刻子論衡本性引作孩子解之曰紂為孩子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長大為亂不變也字義並異蓋今文家之說

伏生尚書泰誓亡後人因以民間偽泰誓三篇充伏生之數今亦不傳余嘗疑史殷周本紀齊世家所載者當是也說見史記志疑後讀墨子兼愛中下篇及非命三篇屢引泰誓文或即真泰誓乎孟子所引是原本

洪範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今從王肅解以占用二為句鄭云卜五占用謂兩霽蒙驛克二衍忒謂貞悔斷用字從上句甚清中士集卷十八 警記一是史記作占之用更明

周書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周禮地官胥師司疏禁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古者羣飲之罪至重蓋以杜姦惡也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禁稍弛矣見文帝紀注至魏文成大安四年設酒禁釀酤飲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禁朝官飲酒犯者死見魏刑罰志金本紀是又不關羣飲之故與古異

胡氏皇王大紀云多士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宜在爾小子乃興從爾遷之下多方克閑于乃邑謀介至有服在大僚宜在多士予一人惟聽用德之下而殷革夏命宜與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相屬也此言甚謹之

周官篇首曰六服後曰五服蔡氏謂五服在王畿外六服則並畿內數之然攷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元不數于畿在內唐孔氏疏謂要服路遠不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然則方周盛時已有要服不至之事矣晚出古文自相乖異閩百詩以為偽誠然

君陳疏引鄭注中庸云君陳周公子檢中庸無此注見坊記注中蓋孔疏誤也古人著書亦不能無誤如周禮鬯人注引曲禮誤為檀弓射人注引射義誤為樂記康成尚爾何況他人呂刑告爾祥刑墨子尚賢下篇引作訟刑

逸周書師曠謂太子晉火色不壽晉亦自言後三年將上賓於帝所蓋年十七而卒乃通志氏族畧王氏注云晉以直諫廢為庶人其子宗恭為司徒則非早卒不立矣與周書吳鄭志清中士集卷十八 警記一

本于唐書宰相表宗恭作宗敬恐不可信詩免置序言美賢人眾多案墨子尚賢云文王舉閔夭泰顛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似此詩專詠二人非泛美多賢也書大傳謂閔夭學訟於太公太公除師禮約為朋友豈全隱海濱歟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以太公泰顛為一人妄也

許周生云古經文不作重文有宜重者但就一字重讀之或云凡重文于本字下作二亦不盡然詩羔羊委蛇釋文引鄭云讀此句者當云委蛇委蛇沈讀作委委蛇蛇蓋本文止書委蛇二字故沈鄭異讀也考工記輶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鄭注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脊上雨注令水去利也步謂利水重讀似非賈釋云依後鄭讀當云輶注則利也準則久也和則安也利準不重讀據此觀之則前鄭

亦祇重讀而于經文並未增加且後鄭可以不重讀則經文重字并不作二為議矣

幽風狼跋其胡載其尾詩人比興以類奈何以狼比聖周公雖處危疑又何至如狼之跋躑樓攻媿荅楊敬仲論詩解書引蜀人楊少卿民望之說最為得旨楊云狼之遇人先旋遠于人之四旁甚疾人為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躑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

攻媿又解小宛桑扈六語云蘇黃門古史序聖人之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小宛此章蓋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寡宜乎陷于岸獄也此事甚易見試握粟以下之謂握粟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穀乎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

清由士集

卷十八

警記一

九

察若以為卜筮之下則意差矣

小雅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據淮南精神訓注是暴桓公蘇信公風俗通引世本詩疏引古史考並作暴辛公蘇成公

井中公田孟子趙注公羊何注穀梁范注皆本漢書食貨志八家各取十畝及二畝半為廬舍之說惟康成箋詩不全詳甫田篇孔疏似鄭義為長

韓奕云韞韫淺幘以虎皮名淺甚奇月令其蟲倮注虎豹之屬恒淺毛周禮春官巾車鹿淺覆是豹與鹿皮亦名淺爾雅虎豹

抑詩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朱子據楚語謂武公自徹序以為刺厲誤案此詩若但肅微已身則當入衛風不應登於大雅列板蕩柔桑刺厲諸什之間若說刺厲王則武公即位宣王十六年孔疏引史記作平王十三年卒而薨

作詩其去幽滅于戲之歲已星過一終更溯厲汜于幾之前歷七十餘載何煩追刺余疑厲乃平之譌也蓋平王元非中興令主徒以冢嗣之故倉卒援立東保于洛外有犬戎搆王之逼內有母家申許之專武公手夷大難目擊時艱而平王幼弱不撫其民棄遺九族恐亂猶未已因作是詩以諷王託言自儆耳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指申侯用事也曰謹爾侯度戒申侯也曰實虹小子曰亦既抱子謂平王幼小也通抑詩十二章無一語似追刺如以為刺厲則以在位三十七

年之厲王而曰小子曰抱子可乎如祇以自警則以九十五歲之老公侯而自稱小子自嘲抱子可乎於情事皆不合也楚左史意在儆子登老耄故但云武公作懿戒以自儆不及刺王一層亦未嘗使人日誦詩於其側吳志孫權云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

清由士集

卷十八

警記一

十

墨子尚賢中篇引周頌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豈周頌亦有逸篇邪疑是古說詩者之辭以為周頌體不類

魯頌駉駉牡馬顏黃門家訓書論篇謂江南書作牡河北書作牧顏氏從江南本以牡馬為良馬近盧抱經學士注家訓載段懋堂明府說據周官馬政謂顏氏有牡無牝之言非也許周生云牡馬與牧馬字異而義全古馬政惟牡馬在牧若牝馬非季春則不在牧禮月令遊牝于牧鄭注其牝欲遊則就所牧之牡而遊之可見在牧惟牡馬故言牧不必更言牡也北史崔浩傳論蠕蠕云牡馬護牧牝馬戀駒浩居北方習知馬事是以能分別言之又周官校人云凡馬特居四之一

三牝一牡詩人但言牡馬之盛而牝馬可知顏氏所釋與段君所駁似皆未審牧馬之必爲牡馬而不兼驃馬也

商頌荆楚不知何君越絕有湯獻牛于荆伯之事則其來已久蓋屬在蠻夷世系莫攷周初始滅地入中國熊繹其再封也

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不知卽此三百篇抑各有詩三百也

淮南子時則訓注引詩曰鼙鼓洋洋未識於三家何屬王氏詩攷無之呂氏春秋季夏論大二篇注俱引作鼙鼓

逸詩所見甚多大抵皆秦漢以前之書惟集韻類篇引詩云倭人如蟬莫知所出

汪應辰薦鄭樵狀云年踰七十篤學不倦著有詩傳攷究精密多先儒所未悟推測經旨簡易明白夾漈之詩傳今不傳然

清由主集 卷十八 贊記一

前人嘗譏其師心自用不知而作獨朱子從其說文定于朱子爲從表叔故亦稱美之

儀禮士冠禮注周大夫有嘉甫甫字或作父釋曰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嘉甫來求車是也案鄭注嘉甫指詩節南山篇家父

作誦其人也古今人表政作嘉父蓋音全通借賈氏以春秋求車之家父當之誤已或曰周宣作晉左傳隱六年襄廿一

年並有晉大夫嘉父亦非鄉射禮衆賓不與射者不降注古文與爲豫釋曰三賓已上客

其有文無武者許其不射吳氏廷華云豈有文無武而得與飲射者或有疾不與耳衆賓亦不得止言三賓方氏苞云三

賓或有老疾而用爲表儀者故不能與射則聽之愚謂賓之延射旄期稱道不倦者亦在位則方氏甚合衆賓或有

無耦或比耦之餘雖有二人而行輩相懸皆不可爲耦故不與也此說虛學士采入儀禮詳校

賈公彥周禮廢興序曰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朱氏經義考百六十八引賈云古文春秋者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

於世攷漢書惠帝紀四年三月除挾書律乃以爲孝文孝武何也

周禮凡官不論尊卑皆有府史胥徒獨大司馬之屬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九官無之未詳其故鄭

賈亦不言及方萬里續古今攷以爲缺文或者是歟天官膳夫六清及漿人食醫六飲皆謂水漿醴醕醢醢而玉藻

但言五飲有酒無醕醢蓋五飲卽是六飲文義之省爾醢醢爲醴曰醫寒粥曰醕故玉藻以酒易醫而以醢兼醕醢清醢

清由主集 卷十八 贊記一

也陳氏禮書言是異代之禮方萬里謂當闕疑似未然酒正注作酒有功沽之巧疏云功沽謂善惡夏官司兵注功沽

上下義全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若訓沽爲買安得飲酒必皆自作乎

外府注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案漢食貨志莽造錢貨六品銀貨二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賈疏以布

貨一項當鄭所說布十品以錢貨一項并前所罷之錯刀契刀後所改之貨布貨泉當鄭所說泉十品似曲疑注中十品

上有脫字九嬪注婦容謂婉婉而內則注以婉爲婦言婉爲婦容孔疏案

合申說殊未安似當依九嬪注九嬪注言羣妃御見之法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

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此鄭以意消息別無明文可證後儒多以爲疑謂非節欲防淫之道儻值祭祀無齊居御女之理則十五日固不能徧也惟陸稼書先生讀禮志疑一條解得最好先生云所謂當夕者只是派定以備人君之幸御至於節欲之法自在人主豈必慮其過哉此是言其制度如此猶天子之羞百二十品徧其制爾非必徧嘗之

疾醫九藏注正藏五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賈云此乃六府中取四以益五藏爲九膽者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也而鄭語九紀注以正藏及胃膀胱腸膽爲九蓋并大腸小腸二府爲一故增膽一府兩注似宜從鄭莊子齊

清由士集

卷十八

醫記一

主

物論稱六藏不知取六府何府意者其胃乎胃爲水穀之府九爲人所重耳釋文云大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府又異

地官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是古有冥婚之事故立法禁之然漢以前其事未聞直至曹魏時武帝子沖亡甥甄氏亡女合葬明帝女淑亡取甄后亡從孫黃與合葬唐蕭至忠殤女與韋后弟洵合葬遂有發輦歸柩之恥此皆嫁殤也若遷葬則無之宋康譽之昨夢錄北俗男女年常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五求之謂之鬼媒人魏書穆崇傳舊唐書懿德太子傳蕭宗子侯傳皆有冥配事春官樂師注鄭司農云敕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無怠無凶賈氏不知所出馮少洲詩紀謂是辟離逸詩未曉從何案據

夏官馬質禁原蠶注以爲傷馬而淮南子泰俗訓以爲殘桑二

說不全宋史儒林孔維傳早蠶之後重養晚蠶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小司寇上服下服之刑當卽呂刑之上服下服也鄭以上爲劓墨下爲宮則則五刑缺一矣且大辟非上乎蓋上下應以罪之重輕論不當以形體論

大戴禮千乘篇古者殷書爲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盧景宣無說孔檢討廣森補注云殷衆也殷書蓋戶籍之名引周禮司民爲證所解甚合廣韻上聲二十八獮云簡籛今人戶版籍也簡音牽上聲猶殷書矣

文王官人篇畸鬼者不仁盧注恃禱祀而不自修也孔氏補注畸倚也歸安嚴九能名元云荀子修身篇倚魁之行楊倞注倚奇也魁大也謂偏僻狂怪之行倚魁卽畸鬼矣畸人見莊子大宗師釋文引李云奇異也方言虔僂慧也自關而東趙

清由士集

卷十八

醫記一

南

魏之間謂之點或謂之鬼廣雅釋詁鬼慧也畸衰也盧孔說恐未當

曲禮八十九曰耄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旄後人妄加之姜西溟湛園札記云先太常謂當是八十曰耄九十曰悼案文每十年一變稱無緣於八十九十全稱爲耄而於中忽插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政近幼學之期稱之以悼何其不祥耶況九節俱是成數則七年之爲九十無疑上句九十字宜刪姜氏蓋據白虎通攷駢篇

釋文引或本八十曰耄與泰詩毛傳全說文釋名爾雅注及易詩釋文並全詩爾雅疏引鄭易注亦云年踰七十也惟左傳僖九年杜注依馬融服虔謂七十曰耄疏引爾雅舍人注云年六十稱俱非言人注本公羊何注公羊疏引曲禮作七十曰耄蓋用馬服說而誤爲曲禮

續者婦人美稱而曲禮云生曰妻死曰孀徧考經傳從無以死為孀之文

月令仲夏毋燒灰注云為傷火氣然則當如寒食之不舉火耶呂氏春秋作無燒炭高誘注草木未成不欲天物灰字必炭之譌季秋之月伐薪為炭可互證淮南時則訓亦譌作灰

月令仲冬之月麋角解夏小正呂氏春秋淮南子天文時則竝與禮記全孔仲達謂說者多家皆無明據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九日奉 上諭月令有冬至麋角解之文欽天監時憲書久經沿襲登載前以鹿與麋皆解角于夏即疑禮經傳習不無承譌嘗著鹿角記為之辨論而未究其所由昨因時值冬至偶憶南苑向有馴育之麋俗名長尾鹿者此時曾否解角令侍衛五福前往驗視則脫角或雙或隻政與節候相叶

竝將新脫之角呈覽自來疑義為之頓釋說文有訓麋為鹿之語名苑又稱大者曰麋然三者實迥然不全北人知之而南人則弗能辨是以輾轉滋疑夫窮理格物乃稽古所必資已詳為著說以辨竝交欽天監自後時憲書內即行改麋為麋俾信示四海無仍昔誤

鄭注月令引今月令十七條今月令者即呂氏春秋也其異文不止此即以十七條而論亦與高氏注呂本不全孟春鴻雁來注云今月令鴻皆為候而呂作候雁淮南子時則訓則易通卦驗全則

來為北不獨鴻為候也季春置羅網畢淮南子時則訓則注云今月令無罟罟為弋而呂作畢弋置罟羅網淮南子時則訓則是有罟字也母悖于時母或作為淫巧注云今月令無于時作為為詐譌而呂有以此四字也淫雨蚤降注云今月令曰衆雨而呂仍作淫

全不作衆也仲夏處必掩身毋躁注云今月令毋躁為欲靜而呂作欲靜無躁也非氏輯校云又出無躁二字百官靜事母刑注云今月令刑為徑全淮南而呂仍作刑也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鼃注云今月令漁師為榜人而呂仍作漁師也命四監注云今月令四為田而呂仍作四也全淮南孟秋民多瘡疾注云今月令瘡疾為厲疫而呂仍作瘡疾也全淮南

孟冬乘步路注云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為軫字之誤而呂仍作步也命太史蠶龜策注云今月令曰蠶祠祠衍字而呂作命太卜禱祠龜策無蠶字也淮南子時則訓神位占龜策亦無蠶字季冬水澤腹堅注云今月令無堅而呂舊本有堅字畢校本以為後人所益刪去但作水澤復高注或作複不作腹也及百祀之薪燎注云今月令無而呂固有此句也淮南子時則訓惟孟夏王瓜

生瓜為苦與黃通無休于都休為伏季秋挾矢以獵獵為射孟冬固封疆疆為璽鄭注與今呂本合淮南子時則訓八十二引漢官儀並作璽案孔仲達說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為古不入禮記者為今據鄭目錄則禮記月令即鈔合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竝無先後今古之分仲達之言殊無所據又鄭與高誘全時所見呂覽亦不應異全若是竊疑所謂今月令者乃漢時太史所上月麻非呂覽也後書侯霸傳每春下寬大之詔行四時之令皆霸所建是東漢自有所行月令矣

曾子問曰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鄭注靈公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但出公奔魯在哀公十五年冬閏月經書於十六年正月相隔十餘歲安得遭桓子喪乎

鄭注月令引今月令十七條今月令者即呂氏春秋也其異文不止此即以十七條而論亦與高氏注呂本不全孟春鴻雁來注云今月令鴻皆為候而呂作候雁淮南子時則訓則易通卦驗全則

來為北不獨鴻為候也季春置羅網畢淮南子時則訓則注云今月令無罟罟為弋而呂作畢弋置罟羅網淮南子時則訓則是有罟字也母悖于時母或作為淫巧注云今月令無于時作為為詐譌而呂有以此四字也淫雨蚤降注云今月令曰衆雨而呂仍作淫

鄭注月令引今月令十七條今月令者即呂氏春秋也其異文不止此即以十七條而論亦與高氏注呂本不全孟春鴻雁來注云今月令鴻皆為候而呂作候雁淮南子時則訓則易通卦驗全則

文王世子載錫齡之夢余深所不信墨子明鬼言鄭穆公見句
芒神錫壽十九其妄政全

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璅殷之六瑚案論語瑚先于琚包咸鄭玄
竝稱夏曰瑚商曰琚賈服杜注左傳皆言夏曰瑚朱子亦從
舊說疑明堂位誤也

能耐二字古人互通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樂記人不耐
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此以耐爲能也他
若大戴禮易本命食水者善游能寒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
鼃錯傳其性能寒其性能暑趙充國傳馬不能冬西域傳不
能饑渴是以能爲耐也亦省作而字易眇能視跛能履虞仲
翔本作而墨子尚賢下篇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尚全中篇
聖王唯而審以尚全竝是能字高誘注呂子淮南多以而爲

能禮運疏謂耐不安寸爲誤殊未然

禮器不塵蚤注訓麾爲快謂祭不以蚤爲快也杭堇浦太史續
禮記集說引歸安鄭氏曰鄭解恐未必是此言臨祭之時極
其誠敬不敢指麾不敢搔爬玉藻所謂手容恭也蚤爲搔之
譌耳搔蚤古通非譌也

祭法曰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魯語衰作興一以祀
棄爲湯一以祀棄爲禹似當依祭法禹棄全時無故廢柱而
以全時人易之恐無此理

郊特牲祭義皆云禘有樂而嘗無樂案祭無不用樂者商頌那
詩歷敘鞀鼓管磬庸舞而終之曰顧予烝嘗魯頌閟宮云秋
而載嘗萬舞洋洋即祭統亦云大嘗禘升歌清廟管象舞武
夏非秋祭用樂之證歟

祭義朔月月半或謂上月字乃日之譌非也朔月卽月朔倒文
爾詩十月之交朔月辛卯今本多譌作朔日

祭統輝者甲吏之賤者也鄭引周禮與韞全案考工記函人掌
爲甲韞人掌爲鼓無論二官非祭時所有事而甲吏當是函
人若韞人不稱甲吏也竊疑輝乃烜字之誤秋官有司烜氏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執其役者以甲士爲之蓋祭祀亦
用兵爲衛

學記良工四語列子亦有之云是古詩解者謂良冶鑄金補器
其子亦緝皮補裘恐其業不全非肖似習學之意已箕便一
例矣黃東發張氏載曰良冶之子不見異物而遷裘當爲毳
沙土之範模可備一說

樂記卑高以陳數語與易繫畧全而疏引鄭易注與禮注迥異

蓋如禮注先行詩箋後改之類詩禮異注見燕燕章及坊記
疏引鄭志

詩周南召南譜疏引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
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今本樂記無陝字當是脫爾史記樂
書家語辨樂皆襲樂記之文竝有陝字又日本山井鼎攷文
云古本分下有陝字九足證今本之缺

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又
云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端衰無異等乃以爵
之貴賤爲輕重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乃因子貴而父遂不
敢主其喪乎此其所以爲雜記也全謝山與方望溪帖子別有說
少連大連善居喪孔子稱之其行事無所表見惟少連一見於
論語嚴九能云嘗購得日本人物觀所著七經孟子攷文補

遺一書前有物茂卿序其圖記有大連苗裔四字足以見君子之澤數千年而不斬也

雜記陽童某甫注尊神不名爲之造字此果周禮歟今世赴祖父之喪有造別字者是以殤待之也

雜記諸侯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御柩以茅歸安鄭氏謂茅不可御柩疑當爲旄聲之譌也此說恐非喪大記亦云大夫御棺用茅士用功布不可爲譌蓋茅之爲物古人尚之其用處頗多故傳曰前茅慮無軍行猶以茅爲旌識則御柩獨不得以茅爲麾乎

坊記陽侯殺繆侯注云其國未聞據淮南汜論繆侯是繆侯之誤矣

蒲盧有三解鄭注中庸本爾雅以爲蜾蠃朱子取沈括以爲蒲

清白士集卷十人

五

葦夏小正十月亥雉入於淮爲蜺蜺者蒲盧也郭注中山經又以爲蜺蜺

緇衣引尹吉卽書咸有一德篇名古人每意改之如國語以康誥爲先王之令周書爲西方之書左傳以仲虺之誥爲志爲

傳稱五子之歌爲夏訓荀子解蔽稱大禹謨爲道經乃爲古文勦入虞夏書也楊詩事荀注非至墨子明鬼以大雅文王之詩爲

周書以夏書甘誓爲禹誓恐不可據

儒行不限獲於貧賤釋文獲本又作獲鄭注隕獲困迫失志之貌似欠明確案淮南兵畧云誡伸不獲五度高誘注獲誤也則隕者隕其所守獲者誤於所從

祖父母爲大父母見禮深衣陸德明音大爲泰則俗作如字讀者非

清白士集卷十九

警記二

梁玉繩

先儒辨春秋春王正月四字繁冗費辭其實不必辨也左氏開卷便明著之曰元年春王周正月解家豈未覩此朱竹垞非胡氏夏時冠周正之說有詩云魯史王正月羣疑積至今正明一周字直可抵千金

隱元年注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疏引諸說或云二百尺或云長四丈而皆不釋雉字之義案陸佃埤雅雉飛不越分域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以雉計丈也當以杜注爲正

左氏春秋隱三年君氏卒以爲隱公母聲子公穀作尹氏以爲天子之大夫文殊解異余嘗疑二說皆未確毛檢討奇齡春秋毛傳及春秋條貫篇謂卽鄭大夫尹氏公與偕歸者此一

清白士集卷十九

一

尹氏生則係公之患難死則係公之存亡故書之西河說經多鹵莽斯論頗愜然此解見吳祭酒偉業文集中毛檢討蓋用其說此說毛氏之解明季本有

五伯齊桓爲盛然竊怪莊十九年王室有子頹之亂天子蒙塵惟鄭就緒是賴凡三年而後定不知霸主安在迨廿七年因天子之請始伐衛以討立頹之罪何其緩也

春秋莊廿八年大無麥禾三傳全文而漢五行志上引經作大

水亡麥禾董仲舒以爲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劉向以爲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疑公羊經一本有水字何氏秋水之說從董數衍耳

衛懿公有哀公之號見論衡儒增以其爲狄所殺故也亦猶魯哀公孫于越漢書人表謂之出公皆可補經傳所未及

僖二年脣亡齒寒之語戰國齊趙策墨子非攻篇俱引之而莊

子肱籛呂氏春秋權勳淮南說林並作脣竭獨韓策作脣揭

齒寒注揭猶反也揭字較勝楊升菴云揭音

楚成王取女半左傳二女晉文公納羸氏皆以甥女為妻

者可謂無別矣嗣後妻甥者漢孝惠取張敖女章帝取竇勳

女吳孫休取朱據女俱楚顯晉重作之備也高麗德宗欽以

其妹也惠宗王武以長公主妻弟昭後嗣位為光宗見東國

史畧外裔無貴耳矣至錄本傳謂何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全

母妹魏志曹真傳注也見魏志曹真傳注

左傳紀閏者六信七元成十七皆在冬末獨文元年閏三月

昭廿年閏八月皆違歸餘於終之例而傳獨譏閏三月為非

禮不可解或謂周之三月夏之正月正月不得有閏故譏之

近歷家置閏惟正月十二月罕見以理推之不應此兩月不

清由士集卷十九 曆記二

置也攷齊書武帝永明四年閏正月明帝建武三年閏十二

月梁書武帝大同九年閏正月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五年

正月甲戌朔二月癸酉朔是此年閏正月金石錄載孟簡撰

左常侍薛莘碑題元和十五年閏正月湯大奎炙硯瑣談引

元仇遠詩閏正月過二月來溧陽溪頭花亂開則此兩月未

嘗無閏矣其他尚多有之不及徧檢錢竹汀詹事云古法用

恒氣以無中氣之月為閏一歲十二月皆可置閏不獨宋元

已前即明亦有閏正月閏十二月也西法改用定氣每氣長

短不齊冬至前後氣最短故百餘年來從無閏十一月十二

月正月者順治七年閏十一月

文二年傳引周志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注周書也疏云周志

是周世之書不知其書何所名案此語見逸周書大匡解

文十三年繞朝贈士會以策服虔以為策書杜預以為馬揭前

人多依杜注如李善文賦注繞朝贈士會馬策李太白詩臨

行將贈繞朝鞭黃山谷詩折柳當馬策願卷囊書當贈鞭惟

文心雕龍書記篇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

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用服虔說

僅見此條

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杜注伯禽至傳

公十七君杜不數伯御也其實當數伯御作十八君文公在

位十八年時公有疾先示兆而公母聲姜適後三月而薨遂

以為姜薨之象劉向亦仍其說見漢書五行志夫蛇果為姜出何必

如先君之數乎如先君數者告公十八年而終也

不封莒太子僕左傳以為季文子國語以為里革似當依國語

以斷晉泗淵例知之也行父恐不辦此

成十六年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公羊以為公幼妄也成公之

母穆姜以宣元年來歸至成公即位之初已十九年則公即

位時應年十六七又加十六年則此時成公年三十餘矣尚

得謂之幼乎成之二年公之子公衡為質於楚即公衡之年

當亦不幼而況成公哉

春秋襄六年莒人滅鄆公穀二氏謂鄆以莒公子異姓為後故

書滅異姓為後古今全禁犯此禁者實自鄆始嗣是無代無

之不可勝舉最可怪者三國吳朱然實乃朱治之姊子本姓

施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弟孫策乞為嗣後治卒然行喪竟

乞復本姓權不許不知何以不許也

襄十八年班馬之聲爾雅釋言注引作般馬蓋師道馬還而

故鳴杜以班訓別似非

晉平公禱河稱曾臣彪禮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以曾孫為曾臣殆如史扁鵲傳號君不稱寡人而稱寡臣皆變文之僅見者注疏謂曾臣猶末臣謙辭非也穆天子傳曾祝佐之亦全斯義

襄廿二年公孫僑對晉人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駒從寡君以朝于執事致春秋及史記鄭簡公元年當晉悼八年言九年者蓋以厲公末年為悼公之元也而八月據傳是五月

閭百詩云觀禮全姓大國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晉非小國也而自唐叔以迄文公景公皆稱為叔父何昭九年三十二年傳于平公定公改稱伯父當其伯父也并惠公亦伯父之

傳曰士集

卷十九 晉記二

四

或謂周自景王以下實然乃昭十五年為景之十八年何又曰叔父疑左氏不畫一處未必盡得當時之真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

余亦有二疑焉春秋莊元年夫人孫于齊三傳皆以不稱姜氏為貶絕但貶絕當不稱夫人不當去姜氏且元年以後凡書姜氏者九書小君文姜者一稱氏稱諡何以又不貶絕乎春秋於魯夫人皆書薨惟文夫人不書以其出也而昭夫人孟子及哀母定姒獨變薨言卒其義安在

昭七年傳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明月二字甚別康成注檀弓徙月樂曾用之因考內則曰期朝而食之左傳僖八年復期月或謂當作月一也論語期月而已可也梁徐勉疏送終之禮殯

以期日兩漢書及三國志中屢稱旬月之間又漢書翟方進傳旬歲新唐書王毛仲傳旬歲為一將軍後書何敞傳旬年

之間西南夷傳少年間又戰國魏策旬五之期謂十日五日昭十年宋平公卒疏引諡法內外賓服曰平逸書諡法解平諡有三而內外賓服乃正也孔氏誤

昭十二年楚子革言穆王周行天下觀史遷述西巡忘歸事及穆天子傳益信國語內史過謂昭王娶房后丹朱馮身生穆王頗荒誕難信然尚書稱丹朱慢游是好穆王似之豈果有怪行者必有怪徵耶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釋文以淮坻韻不切云淮當為淮據孔疏是劉炫說孔陸糾之以為荀吳非齊人何意舉齊地淮水嚴九能云淮當讀如圍釋名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顏延年詩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江淮去國還故里迷門樹蓬萊淮藜為韻政合古音吳氏韻補叶盧欺切非也與左傳全顧亭林謂淮

傳曰士集

卷十九 晉記二

五

字當从佳人之佳乃得聲今本說文誤案字書無从佳之字豈可以說文為誤乎

昭十四年南蒯將叛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使請曰臣願受盟而疾興注以老祁慮癸為南蒯家臣夫蒯固季氏家臣豈家臣復有臣乎服虔以為二人季氏家臣蓋亦仕于費者然又安知非費人中之豪家巨族哉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不足為異

昭十九年鄭子言雲龍水火名官服虔因擲出雲龍配五色水火配四時之號孔疏斥其虛而不經是也董含三岡識畧言闖賊建設偽官衣服以雲為級一品一雲至九品為九雲服說幾類是

春秋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繫公穀作輒且曰兩足不能相

過衛謂之輒夫繫為靈公兄輒為靈公孫不應全名而又因
公孟之足不良遂附會為說左昭七年傳孟以輒名者如衛
出公輒鄭公孫輒豈皆弱足乎說文耳部耳字注云耳垂也
春秋傳秦公子輒者其耳下垂故以為名此又一說繫傳本
作秦公子耶耶者其耳下垂蓋引鄭公孫輒字子耳而誤者
楚費無極譖卻宛事吳越春秋所載較左氏為詳可補傳之畧
然以為平王具酒似誤子常殺宛在魯昭廿七年平王已卒
矣韓子內儲說下云飲令尹酒

昭廿五年介雞賈解芥子淮南人閒注全杜從鄭衆云甲也呂
子察微注全當是商許孔疏從鄭嚴九能曰史記作芥雞羽
服注與賈許合案應瑒闕雞詩芥粉張金距庾信詩芥粉盞
春場王褒詩猜羣芥粉生劉孝威雞鳴篇翅中含芥粉梁簡

清白士集

卷十九

晉記二

本

文帝詩芥羽忽猜儔褚玠詩芥羽雞塵生此數詩皆用賈服
之義芥羽之法詳載周去非嶺外代荅其說云養雞者割截
冠綏使敵無所施其觜其芥肩也末芥子糝于雞之肩腋兩
雞半鬪而倦盤旋伺便互刺頭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眯
敵雞之目故用之據此則賈服之義乃關雞之常法正義申
鄭而抑賈殊不然也介芥古通王氏學林謂司馬遷改介為
芥杜預循其誤妄已

昭廿八年叔向母言羿滅后夔子伯封案夔典樂唐虞何以其
子當夏太康之世殊為可疑昔人曾言九官之變金仁山謂
傳載伯封事是誣也路史稱禹命伯封及昭明作衍歷歲紀
甲寅雖未可為據然亦不應有封豕之日
定四年柏舉之戰左穀作舉公羊作莒蓋古以音全通借故水

經江水注江夏有舉洲舉口庾仲雍江記作莒鄺氏非之以
為得其音而忘其字欠考

定九年衣狸製注裘也哀廿七成子衣製注雨衣也二注異解
孔疏皆訓作裘蓋製是裁造之意元無定訓言狸故以為裘
言雨故以為雨衣若如孔疏則成子救鄭在八月前豈衣裘
時乎與周禮司裘疏言夏至祀地服大裘全謬

定九年如驂之靳釋文曰或作如驂之有靳非而詩小戎釋文
及說文繫傳引左氏云如驂之有靳

哀六年楚昭王卒逆越女之子章立之杜云越女昭王妾章惠
王十六年國公陽穴宮負王如昭夫人之宮杜云昭夫人王
母越女杜兩注皆本服虔見史楚世家後注誤也昭夫人乃惠
王適母越女是妾不得稱夫人又列女傳謂越姬句踐之女

清白士集

卷十九

晉記二

七

許從昭王死先自殺則安得惠王之母乎

周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此有一無二之寶也乃哀十四年傳
衛公文氏求向魋夏后氏之璜豈流傳不止一璜耶

屬鏤之劍鏤字釋文音力俱力侯二反是二音皆可讀也荀子
成相作獨鹿蓋聲之轉

哀十一年仲尼謂孔文子云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
未之聞也與對衛靈公語全而其時前後各異當是兩事

左傳一國之人前後全姓名者昭十二年周殺甘悼公之黨陰
忌而廿六年又云陰忌奔莒以叛成十八晉右行賈辛昭廿
二又有賈辛宣十二楚屈蕩襄廿五又有屈蕩莊六年衛甯
跪哀四年又有甯跪隱五年鄭洩駕僖三十又有洩駕蓋皆
兩人也至晉之梁引一見桓三年一見僖卅三相距八十三